

不相连的称代复指与单句、复句的划分

邓 英 树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现代汉语中不相连的称代复指属于单句还是复句,是一个至今未解决的问题。当代语法学界有代表性的几种区分标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存在不足,应以变换的方式来验证并区分这类句式。

关键词:不相连的称代复指;单句;复句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84-05

不相连的称代复指是指下面这样的句子形式:

①童年,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②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见黄伯荣《现代汉语》)

③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同上)

④那时我回家得坐小划子,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黄伯荣《句子的分析与辨认》)

⑤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翦伯赞《内蒙访古记》)

在汉语单句、复句的划分中,上述句子的归属是一个难题,至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学者致力于发掘这类句式的特征,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决定上述句子应该属于单句还是复句。归纳起来,主要的标准有三个,我们将它们概括为功能类别标准、结构类别标准和复指范围标准。为了陈述方便,我们将上述句子中代词前面的片段称为A段,将以代词“这”

“那”为直接成分的片段称为B段。

功能类别标准以A段是不是谓词性短语(包括主谓短语)为根据:若A段是谓词性短语(包括主谓短语),则A段为一个分句,全句是一个复句;否则整个句子为一个单句。

结构类别标准以A段内部的基本结构关系为根据:若A段是主谓短语,则A段为一个分句,全句是复句;否则A段为提示成分或全句的大主语,整个句子是一个单句。

复指范围标准以代词的指向为根据:若代词复指的对象是A段的局部,则A段为一个分句,全句是一个复句;若代词复指的对象是整个A段,则整个句子是一个单句。

以不同的标准去决定①—⑤的归属,结论必然不同。我们将结果对比如下:

例句	句型	单句	复句
标准			
结构类别标准		①②⑤	③④

收稿日期:2001-11-13

作者简介:邓英树(1951—),男,四川省仁寿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功能类别标准	①	②③④⑤
复指范围标准	①②③	④⑤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例①,也就是当A段为名词性词语时,其余各例看法都不相同。此外,同时归入单句的句子,各家看法也有分歧:或认为A段是句子外层的特殊成分——提示成分;或认为A段是大主语,全句为主谓谓语句。下面的讨论将涉及这些基本问题。但为了使问题集中一些,我们不对话题、主语、提示成分、大主语等展开专门的讨论。

划分单句和复句,必须首先明确单句和复句的差别。截至目前为止,对于单句和复句的根本差别,语法学界具有共识的是结构差别,即句子内部的各个部分是否互相包含。单句内部的成分在一定层次按一定关系结合,各个成分依存于主谓、述宾、偏正等基本句法关系中。复句内部的各个分句互相独立,分句之间不构成基本句法关系,一个分句不作另一个分句的基本句法成分。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特征是单句、复句的根本差别,那么,当我们难以判断一个句子是单句还是复句而需要寻求其他标准时,这些标准就必须能够直接或间接验证该句子内部的组成部分是否互相包含,否则,赖以区分单句、复句的标准,其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下面,我们对区分不相连的称代复指属于单句还是复句的三个标准分别进行讨论。

功能类别标准可以拿高更生先生的《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为代表。高先生认为:不相连的称代复指属于单句还是复句,“要参考功能,看前面被复指的成分是名词性的,还是谓词性的”。“是名词性的,一般看作主语,全句是单句。是谓词性的,一般看作分句,全句是复句。”[1](280页)根据这个标准,高先生认为本文第①例是单句。此外,他认为以下句子是复句:

⑥ 打太极拳,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形式。

⑦ 飞沙像山一样压下来,那在大戈壁里是不希罕的。

高先生认为:例①是“主||主-谓”格式的主谓谓语句,即前面被复指的A段“童年”是大主语,B段中的“这”是小主语,整个B段“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是主谓短语作谓语[1](280页)。但是我们知道,不仅名词性词语可以作主语,谓词性词语(包括主谓短语)也可以作主语。如:

⑧ 打太极拳,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形式。

⑨ 飞沙像山一样压下来,在大戈壁里是不希罕的。

例⑥的“打太极拳”、例⑦的“飞沙像山一样压下来”在句中显然是充当主语的,与此同时,在高先生的分析模式中,B段作为主谓短语也是可以作谓语的,那么,为什么例⑥、例⑦中的“打太极拳”“飞沙像山一样压下来”就必定是分句而不是全句主语呢?为什么不可以把例⑥分析为谓词性词语作主语、例⑦分析为主谓短语作谓语的主谓谓语句呢?按功能类别确定被复指的A段是不是主语,从根本上说,是把功能类别与句法成分相对当。认为只有名词性词语才可以作主语,而谓词性词语不能,这显然不符合汉语的事实。

当然,高先生对自己所持的观点另有说明,即当被复指的部分是名词性词语时,前后形成陈述关系;当被复指的部分是谓词性词语时,前后形成解说关系。但是陈述关系与解说关系究竟有何不同,解说关系可否看作陈述关系中的一个类别,正如描写、判断、说明等均可归入陈述一样。如果不找出其他形式方面的根据,这些问题是很难证明的。

此外,高先生的分析也有同所持标准相悖的地方。如:

⑩ 我买了一本小说,那是高尔基的《母亲》。

在这个例句中,代词“那”复指的对象是名词性短语“一本小说”,但是高先生赞成将此例归入复句,可见功能类别标准并不能在全部分析中贯彻始终[1](281页)。

结构类别标准可以拿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为代表。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即使确定了一个不相连的称代复指是单句,胡先生也不赞成将其分析为“主||主-谓”的格式,因为他对主谓谓语句的范围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这在他的《现代汉语》和其他相关论著中均有说明。但是在胡先生的语法体系中有提示成分。

所谓提示成分,胡先生说:“如果两个词或词组指的是同一事物,一个用在句子当中作为句子的一个部分,另一个用在句子头上或末尾,不属于主语或谓语的组成部分,句子头上或末尾的这个部分就叫提示成分。”[2](343页)称代式提示成分是提示成分中的一种,除了前面所说的特征之外,称代式提示

成分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一般用在句首,句中用代词来指称它;

第二,有明显的停顿,书面上常用逗号或破折号来表示。

举例如:

⑪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胡先生同时指出:“提示成分不能是主谓词组,否则就成为复句中的一个分句了。”举例如下:

⑫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这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2](345页)

按照胡先生的观点,因为例⑪的A段不是主谓短语,所以A段是提示成分,例⑪是单句;因为例⑫中的A段是主谓短语,所以A段是分句,例⑫是复句。

但是当我们拿提示成分的总体特征及称代式提示成分的两点特征来衡量例⑫时,我们认为例⑫的A段同例⑪中的A段一样,均符合胡先生关于称代式提示成分的界定和说明。为什么因为A段是主谓短语,它就是一个分句,A段不是主谓短语,它就是提示成分呢?坚持这个标准的人可能会认为,主谓短语具有表述性[3]。但是我们知道,非主谓短语也可以有表述性,而主谓短语却不一定具有相对独立的表述性。如:

⑬杏花,春雨,江南。(张斌主编《现代汉语句子》)

⑭请别这样激动,否则我就证实了他是对的。(马佳《林声》)

例⑬的每个名词和例⑭的“请别这样激动”都有相对独立的表述性,但是它们都不是主谓短语。

⑮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是主谓短语,但是,它没有相对独立的表述性。

综上,我们认为,以A段是不是主谓短语来区分单句、复句,理由还显得不太充分,这种立论的根据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由于结构类别标准理论上存在缺陷,以此为标准来确定不相连的称代复指是单句还是复句,必然会碰到困难。如:

⑯在首都北京的中心,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紫禁城。(柳传瑾《指代性词语与单句复句》)

⑰在广袤的宇宙空间,有无数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⑱让他离职回乡吧,这是上面的意思。

⑲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黄伯荣《现代汉语(增订版)》)

例⑯—⑲的A段都是非主谓短语,这些句子同⑫没有根本区别。但是,按照结构类别标准,例⑯—⑲都得归入单句,这显然有悖于共同的认识。

代词复指范围标准可以拿柳传瑾的《指代性词语与单句复句》为代表。柳先生在文中提出,“是否可以这样划一个界限:‘这’、‘那’代替的是前面单位(主谓短语、非主谓短语)所含内容一部分的,是复句;‘这’、‘那’代替前面单位(主谓短语、非主谓短语、复句、单词等)全部内容的,则应归为单句了。”[4]

按照代词复指范围标准,本文所列出的例①②③是单句,例④⑤是复句。我们认为这条标准有一定根据,并且对①②是单句、④⑤是复句没有异议,但是第③例是单句还是复句却需要进一步斟酌。

从理论上讲,代词复指范围标准只是一个语义标准。柳传瑾所作的进一步解释是:当“这”复指前面的整个部分时,前后形成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4]。但是,“陈述和被陈述”也不是严格的句法定义。因为缺乏明确的形式根据,所以,拿这个标准去验证一个句子是单句还是复句时,很容易产生认识分歧。比如,同样是例③,按高更生先生的观点,前后就是解说关系。其次,代词复指的范围究竟是整个A段,还是A段中的局部,也很可能产生分歧。如:

⑳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对于这个句子,柳先生认为“这”指向前面的整个主谓短语,全句是单句。郭大凡先生则认为句中的“这”仅仅指向“前边的谓语”“两个主谓结构形成申说并列关系,应归入复句”[5]。

从实践上看,用复指范围标准验证一个句子是单句还是复句会遇到困难。如:

㉑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

此例的A段是一个介词短语,“这”的复指范围只能是A段的局部“地球围绕太阳转”。按代词复指范围标准,此例就应当归入复句,但是介词短语不

能充当分句,却是目前语法学界的共识。

其次,代词复指的部分可以相当复杂,似不宜分析为单句。如:

⑲她家里有一个婆婆,很严厉;有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有丈夫的;她丈夫原也是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此例当中,“这”指代前面的整个“复句形式”,从理论上说,这个“复句形式”还可以无限扩展下去。汉语中真有那么长的主语、那么长的单句吗?

其实,柳先生根据代词复指范围分析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也比较可疑。如:

⑳讲到这件事,那可真有些年头了。

柳先生认为,因为“那”指向“这件事”,所以是复句,这个结论恐怕也是极易引起争议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根据结构类别标准、功能类别标准和代词复指范围标准来区分不相连的称代复指属于单句还是复句,在理论上都有不尽完善之处,在实践上都难以得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结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三个标准反映的特征都不是单句和复句的根本差别,它们无法验证不相连的称代复指句内前后两个部分是否互相包含。

于是,我们不得不得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来考察与单句、复句结构差异直接相关的其他特征。

句子的表述功能与句子的内部结构密切相关。由于单句只有一个结构中心,因而只有一个表述中心,只体现一次表述。复句内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结构中心,所以,复句内部必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表述中心。复句内部的每个结构中心就是一个分句。每个分句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表述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表述功能可以表现为相对独立的语气和相对完整的交际信息。如:

㉑你是田家的媳妇,我就不是田家的媳妇吗?(孙健忠《城南》)

㉒说,是谁的?(邢福义《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

㉓城上风紧,快下城吧。(姚雪垠《李自成》)

例㉑㉒㉓都是复句,其内部分句的语气明显不同,具有相对独立的表述性。指出单句和复句表述功能的差异有什么价值呢?因为,一个句子的表述中心和结构中心具有一致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有效地验证一个句子内部有几个表述中心,实际上也就验证了该句子内部有几个结构中心,因而也就验证了该句子内部的组成部分是否互相包含。我们认为,通过变换分析可以验证句子表述功能的差异。分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单位,因此赋予它独立的语调,便可成为一个句子,从而使复句变为句群。如:

例㉔ = = > 你是田家的媳妇。我就不是田家的媳妇吗?

例㉕ = = > 说! 是谁的?

例㉖ = = > 城上风紧。快下城吧。

即使复句内的分句完全是名词性词语,变换也能成立。如:

㉗蓝天,远树,金黄色的麦浪。 = = > 蓝天。远树。金黄色的麦浪。

相反,单句只有一个表述中心,单句内部的结构成分无法获得独立的语气、语调,因而单句无法变换为句群。如:

㉘蓝天,远树,金色的麦浪,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 = > * 蓝天,远树,金色的麦浪。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㉙即使能一次写成的文章,也可以继续修改。 = = > * 即使能一次写成的文章。也可继续修改。

用这种变换方式去检验本文开头列出的5个句子,结论是①②为单句,③④⑤为复句。这个结论有较高的可信度。

最后指出两点。

第一,有时,一个句子是单句还是复句,还得结合环境考察。如:

㉚——有人建议我学健身操,有人建议我打太极拳,你的看法呢?

——打太极拳,这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形式。

㉛——你为什么要打太极拳呢?

——打太极拳,这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形式。

㉜㉝的后续句表面上相同,但在始发句的制约之下,两个句子的结构中心不同,表述中心不同,语用价值不同。㉜的后续句有两个结构中心,体现两次表述功能,同时表达了提议和评价两种态度,这也可以通过变换为句群得到验证:

例㉜ = = > 打太极拳! 这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

⑪的后续句只有一个结构中心,体现一次表述功能,只表达评价一种态度。⑫的后续句不能变换为句群。

第二,运用变换为句群的方法来验证一个句子是单句还是复句,虽然对于不相连的称代复指这种句式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但是,这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复句内的关联词,尤其是启下的关联词,以及主语省略等原因,都可能对复句变换

为句群形成制约。如:

⑬ 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比赛。 = = > * 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比赛。

但是,去掉关联词,补出被省略的主语,变换便可成立。如:

例⑭ = = > 他生病了。他没有参加这次比赛。

参考文献:

- [1]高更生,王红旗,等.汉语教学语法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 [2]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3]倪祥和.也谈单句.复句的划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9,(2).
- [4]柳传瑾.指代性词语与单句复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6).
- [5]郭大凡.也谈单句复句的划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9,(2).

Demarcation Between Simple Sent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 of Sentence with Which-Clause

DENG Ying-shu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unsolved problem in modern Chinese whether the sentence with a which-clause is a simple sentence or a complex sentence. There are drawback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everal representative demarcation standards by contemporary grammarians, and a way of conversion is put forward for the demarcation.

Key words: sentence with which-clause; simple sentence; complex sentence

[责任编辑:唐 普]